

補義莊子因

獨見附標
全六冊

三

□ 13

2214

3



22/4
9

莊子因卷之三

外篇駢拇第八



三山林雲銘西仲評述

駢拇枝指出乎性。謔而侈於德。附贅懸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止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滯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滯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滯六律。金石絲

沈註駢拇足大
指也枝指
連為一也枝指
手大指傍枝生
一指而六也此
皆生而有者故
曰出於性然於
同有之德為侈
矣附生之肉懸
之指皆稟形
以後方有故曰
出於形然於本
生之性為侈矣
駢於明者亂色
而離朱則以為
是也夫註德猶
言能性生也四
非字不但文法

亦及誥之詞多
方駢枝於五藏

此句衍多方二
字或曰淮南擢

德擢性搖消掉
捐仁義禮樂暴

行越者於天下
以招號名於

世註擢取擢縮
也按擢塞形似

義亦兩通縮猶
縮屋也呂註擢

德助長也塞性
厭其所生也

註厥點寬之
增其文句也沈

音居餘音外

竹黃鍾大呂之聲非乎而節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
以收名聲使天下簞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

曾史曾參
史鮪也駢於辯者繫瓦結繩

繫瓦結繩言聚無用之語
如瓦之繫如繩之結也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

也跬半步而行也而揚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

天下之至正也此段言仁義本
非道德之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

情故合者不為駢而枝者不為跂長者不為有食短者不

為不足是故脰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故

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

此段言道德之正
即性命之情性命

用力之貌諸註
不及不可從也

敵陛下成以元
丸誤彼正正者

宜照上文作至
正踐當作此沈

註本意言不待
本而自本也本

字疑有誤

人情即上五藏
之情性命之情

謂本來面目也

應註高自者心
有憂勞不欲睡

視故半閉其目
初見其變象其

若高也屈折乎
禮樂之文喻命

之情各有固然不假於
外之作為所以無憂也

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義何其

多憂也且夫駢於掘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隨之則啼

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高

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贊貴富故意仁

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

此段言
仁義所以非人情者且夫待鈎繩規矩而正者是割其性也待繩

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喻命仁義以慰天

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

鈎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

乎仁義之貌也
 英疏响命猶極
 撫也則其形則
 亦則其性也或
 曰韓退之所謂
 以煦煦為仁以
 子子為義是也
 陸註纏索之西
 股者又曰虧則
 削其性矣優兵
 德矣既不可虧
 則仁義又奚連
 運乎出遊也又
 曰古而不整今
 而不新此所謂
 常然也或曰招
 與淮南招義而
 責之招同又

約束不以纏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
 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
 奚連連如膠漆纏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使天下惑矣
此段言天下本有常然以
 仁義用之徒滋其疑擾也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
 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燒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
 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
 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
 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
 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

淮南自云以
 下者天下未嘗
 安其情性而樂
 其習俗保其修
 命天而不天於
 人者也又曰臧
 穀方音前淮海
 谷之間宰曰臧
 穀曰復是當以
 獲首穀又曰問
 訊其罪也陸註
 備書所謂金屑
 難貴着之眼中
 河殊沙土蓋天
 下之人殉君子
 之名而為善及
 至論其極處錢
 至傷性此小人

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
 博塞以遊二人事業不同其於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
 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
 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
絕頂快談
 侏儒未免縮
 矣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
 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
 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
 間哉
此段言以身為殉者不同而歸於傷性
 無異同也則惑於仁義與惑於貨財等耳且夫屬其
 性乎仁義者雖通如魯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

同則又何問乎君子小人之辨而必欲殉其名也哉甚言其不可殉外而喪其也又曰屬性此段分明指出已意屬如屬意之屬言以仁義為吾性之固有而屬其性乎仁義也郭註以此係彼身屬屬性於仁狗仁者耳故不善也不付之我而屬之於彼雖通之如彼而我已喪矣陸

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

註性者物之所屬非屬於物者也而數子皆屬物非吾所謂臧也司馬云俞兒也陸註淮南子作史兒尸子曰臧而為人主上我見彼而不在適人之道而不自得其性命而適之則師曠豈有謂哉不為仁義不為淫僻

淫僻之行也末仍歸道德之意仁義淫僻仍當作一串看或曰淮南引此文而曰所謂適者非謂知彼也自見而已是故身者道之所托身得則道得矣道之得也以視則明以聽則聰以言則公以行則從天下之至正者性命之情而道德是也乃用之而為仁義遂有忘其所始以成淫僻之行淫僻者至正之反也故聰者聞此明者見此辯者言此於是有離朱師曠楊墨與魯史並稱而各著其所長總之其在性命之情不過為駢枝之屬耳夫性命之情各有固然自適其適所以無憂也彼仁義則殆不然仁人憂世之患其用心也與鬻貴富之不仁者等而顧曰不如此無以慰天下之

則兩忘矣應潘
仁義收朱曰
篇旨合說此乃
分說沈一貫曰
夫殉仁義之有
殘生損性固也
顧不如此性命
徒死亦何益
天生入之意豈
欲人苟偷視息
如龜雀松灵而
已哉若是為者
吾不敢護莊子
之短而曲易之
解也

莊子因

卷之三

四

心焉是未審乎天下有常然無所假於外之故而漫以
此贅疣乎道德之間以生其惑也夫生其惑則易其性
矣易其性則殉其身矣雖俗之所謂殉者不一途究之
首陽東陵其殘生傷性無有二焉此臧穀亡羊之謂也
夫然是性與仁義果不相屬矣彼屬其性於仁義如魯
史者固自以為臧而不知臧於其德任其性命之情始
得謂之臧也聽者聞此明者見此自聞自見不失其性
命之情所謂自適其適者也否則失其性矣淫僻之行
夷之去既何必有間乎此吾所以貴道德而不敢為於

道德之外也通篇一意盤旋文情跌宕天際游龍天矯
莫測

譬也。飢渴馳驟則屈折禮樂之

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

也。此亦治天下之過。言猶治天下者。過用其情。而傷民性。而反謂之善治也。此段喻為治者。不得民之常性。不足以為善也。描寫治馬情形。備極逼真。忽插陶匠一段。伴題。便覺文勢紆曲。此有意為文者也。吾意善治

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

皆同此。一而不黨。命曰天放。天放。曠蕩於天然自有之。故耕織也。中而已。私一無所與也。

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填填。遲重也。當是時也。山

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群生。連屬其鄉。水陸之道不通。故

禽獸成群。草木遂長。故其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

可攀援。而闕。夫至德之世。國與禽獸居。族與

林註。聖世皆然。故曰同。萬物通。不知其孰為同。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

或曰。同。同。然。無知。無欲之貌。山木為同。其

無識。然。其。疑。計。意。疑。不。急。趨。赴。也。即。無。欲。也。斃。斃。勅。率。一。音。之。轉。

仁。義。所以。維持。道德。者。也。禮。樂。所以。節。和。性。情。也。文。采。所以。彰。五色。六。律。所以。顯。五。音。也。

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

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

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

此。段。言。仁。義。本。是。造。作。出。來。以。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致。道。德。日。漓。皆。聖。人。之。作。備。也。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致。道。德。日。漓。皆。聖。人。之。作。備。也。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致。道。德。日。漓。皆。聖。人。之。作。備。也。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致。道。德。日。漓。皆。聖。人。之。作。備。也。

范註馬之相踉必以足向後故曰分背相踉

齊之以月題月題馬額上當而馬知介倪闔扼驚曼說銜

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介倪猶睥睨也闔曲也驚抵也

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

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懸鼓

仁義以慰天下之心懸鼓如懸物而使入跂足及之而民乃始踉跄好知

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此段從上又推出

得民之好利皆聖人使之則仁義禮樂方密之曰介

果不足以治天下也文勢叠而非複讀如夏聲

意小異

治天下猶治馬也治之而適所以害之伯樂治馬而非馬之真性也誠無以異於陶匠之治埴木而違埴木之性也乃世猶各以其善稱豈知善治天下者之所以為善哉夫善治天下者亦不過使民自得其常性耳同德天放所以稱至德之世也及聖人為仁為義為禮為樂而民始非至德之民非民之故異也蓋仁義禮樂原非常性中之所固有以其廢道德離性情而後為之此工匠殘僕為器之謂也何疑乎伯樂治馬而馬之知至於盜聖人治民而民之能歸於利乎則聖人之過無以辭

矣。此篇自首至末，只是一意。其大旨從上篇天下有常，然何生來。莊文之最易讀者，然其中之體物類情筆筆生動，或以為意不多而詞費，疑為擬莊者所作，恐他手未易到此也。

外篇胠篋第一

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縶，固扃鑰。

此世俗之所謂知也。勝開也。凡作文起手最難。如此突

竟其首尾。蘇長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

緘縶扃鑰之不固也。此句警健有力。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為

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

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從盜上開闢馬過忽落正意下又忽入

引証文之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犬之音

變化莫測，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竟之內。

呂註言世俗所謂知者如此，真聖知固不然也。

焦弱侯云十二世有齊國自田敬仲至齊威王十二世也

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
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
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
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
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
以私量貸公量便是借聖人之法以濟其竊國之私後世
王莽之金縢惠卿輩之周禮皆挾此術已被莊叟一語道
破此段引田成子作証留下面
餘地曾曾說去此文字波瀾也 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
至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
者乎
說出至字方是議論聖人正
意即將上句文法翻跌有致 何以知其然邪昔者

善人得聖人之道而無為
音義淮南子曰
長弘鉞毀而死
或曰淮陰盜賊
之心必託聖人
之道而後可行
既得聖人之道
而為善者義楚
宣王朝諸侯會
恭公後至而酒
薄楚怒而伐之
梁惠王欲擊趙
而畏楚楚故來
其不及援也而
圍趙許慎淮南
子註此也

龍逢斬比干剖其弘施子胥靡
靡。裂也。故四子之賢而身
靡爛也
不免乎哉
四子有聖知其為身之絨膝肩膊可謂固矣乃
不足防盜反以招盜誠哉聖知之不足恃也
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
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
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
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
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
也多
善人承上龍逢四子來但世之為四子
者少為跖者多故利害之數者不敵也 故曰唇竭則
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指擊聖人縱舍

或曰高誘註虛無米也夷也實滿也。前一論是聖人連累大盜是一喻意說大盜是聖人化身矣。愈出愈奇或曰盜匪為盜者為諸侯。二之門美士有勇又。政小家則意暴。大國則小國則。身賢逐隨也。揭本之而據其國也。陸註大盜既。盜聖人之法以。

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狠手殺手。取古人髮指眦烈。吾不知其胸中。有何憤懣。竟至於斯。切勿。與。於。韓退之。見之。便以常理。較量。全不體其立言之意也。之斗斛以量之，則弁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弁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弁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弁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法立。弊生。到。此。真。屬。無。可。奈何。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

得國則人人逐于得國之利，而爭相盜竊。宋註：逐於大盜至利者，甘字衍文。或曰：鄧析子作逐於大盜，謂諸侯司馬云：據持亦及投奔之也。陸註：魚利器絕。聖人知義本於老子，又曰：不實難得之貨，此段分明是老子疏。註：呂註：絕非者，非殺非之也，不以生於心而已。摘毀者，非出非。

仁義弁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益，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引此語。見得。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之意。彼聖知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言此大盜非賞罰所能勸禁，皆由聖人利而使之。故聖知者，不可以明示天下也。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剖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殫殘。盡。去也。論議。論道也。此言過亂。擿亂六律，鑠絕竽瑟。鑠絕。焚也。而塞瞽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

之也。不以真之心也。焚破者非燒碎之也。以信示之則民朴。而符至非所恃也。培折者非果平之則民不章。而才衡非所恃也。塞耳膠目欲反听。又視也。反听及視則天下令其聰明。彼外立其德而煥烈天下者。則非舍其聰明知德而反於性命之情者。法之所無。

日。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擷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在拙。擷。折其指也。多者。大巧者拙也。刑魯史之行。糾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仍是上面文法。顛倒。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鏢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僂矣。彼魯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煥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煥。火也。法之所無用。言於治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

用也。此軒轅氏別是。一君非軒轅黃帝也。或曰郟桀。子栗陸氏殺東里子。桀殺龍逢。嬴音盈。裏也。李云。免網曰畢。謂之噴噴。或曰漸漸。同音。子閱一而告二。謂之噴噴。通。後言之。徐無鬼。扁頭滑。有文古今不代。註。升降上下而韻也。流動旋轉。

尊盧氏。祝融氏。伏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其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鷄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自結繩至此。語本老子。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羸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迹接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好知。以知謀相尚也。相尚。則高下相傾。長短相形。而天下日多事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甲戈。有柄之網曰甲。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鈎餌網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削格。木柵也。捕。鬼鹿者用之。豈

而滑也。此此是
 詳解垢林註隔
 角也。非也。天地
 篇便變詐索而
 不得也。與口解
 反據此解垢林
 說古字相通。又
 按遊近全傳解
 說之貌。淮南行
 所不得已之事
 而不解其耳。此
 亦一說。每每李
 云。猶音會。今按
 草茂貌。左傳原
 田每每。佩
 司馬云。清食也。
 舉其甚微。言
 言則餘亦解可

眾之知多。鳥習謂之羅。兔習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
 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頡滑。不正之語。解垢。詭曲之辭。
 此段備言好知之生亂也。機心生而機事
 起。機事起而機禍深。鳥魚人獸。其亂也。故天下每每大
 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
 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
 亂。此又推原天下大亂之由也。天下之所以大亂者。蓋求
 亂。其所不知以異於人。而不知求其所已知。有本體之自
 同也。皆知非人之所不能。而不知已之所
 已能者。亦未為是也。此亂之所由生也。故上悼日月之
 明。下樂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惴與之蟲。肖翹之物。莫
 不失其性。惴與。微息而動之物。蠕牛之屬也。肖翹。輕飛之
 物。蝶蛾之屬也。此段言乖戾之氣感。如此實

知矣
 種種也。今其效非誣
 楚諺言利實者。倒鎖
 謂之種種。打種
 種即是意也。噶
 噶郭註作以已
 諷人。蓋承某所
 有警者。意察或
 訓作多言承裕
 惑于辯意。來要
 知悅字。是或上
 誠好知來則噶
 噶宜作多知意
 講。為多且其恬
 淡無為四字相
 反。通篇頭腦皆
 節。俱有開照也

有此聖其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二代以下。若已
 造應上面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釋
 至德之世。作法甚奇。夫恬淡無為。而悅夫噶噶之意。噶噶已亂天下矣。種種。淳
 厚也。後
 役。有為人也。噶噶多言者也。已亂天下。要說得
 緊一層。言有悅之意。便足亂天下。而有餘也。
 世俗所稱治天下之法。莫聖知若矣。乃聖知所以治天
 下。而亦所以亂天下。夫以其備盜者無一。而非資盜者
 也。田成子之竊齊國。即以齊國之法。守其盜賊之身。此
 巨盜負。賈揭篋擔囊之類也。聖知之不足恃。如此。魯矯
 語歟。蓋聖知之法。聖人舍此。無以為聖。而大盜舍此。即

無以為盜。若以聖人止盜是利盜也。此聖人所無可如何也。誠欲無利盜乎。計非絕聖棄知不可。聰明乃德任天下之自有。而不使曾史楊墨師曠僮朱有獨立之名焉。此至德之世。所由老死不相往來者。非以此邪。迨至三代以下。而人乃以賢者相傾矣。延頸舉踵。羸糧而趨。彼何為者。邪。好知之過。誰偽之階。夫使民求奇務異。以尊耳目之所不及。鮮有不相率而為偽者。此亂之道也。鳥亂於上。魚亂於水。獸亂於澤。俗或於辯。其致。其為好知之故者何也。求乎外之異。而忘乎內之同備。

乎人之意。而殺乎已之用。是以至於亂。而不知天地萬物皆失其性。舉以此矣。夫所舍如彼也。而所悅如此。則嗁嗁之意已非恬淡無為之風。治天下者。其即所以亂天下哉。此篇亦與上篇意同。但此更覺痛發憤世嫉邪。幾於已甚矣。其文情飛舞。奇致橫生。林疑獨以篇中有十二世有齊國等語。以為西漢之文。然西漢有此汪洋氣局。恐無此精鑿議論也。

外篇在宥第十一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者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愉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愉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以長久者，天下無之。
性中原無苦樂，有苦樂皆為淫其性也。性人大喜，性則德遷矣。堯桀之治天下，其為善一也。
 邪毗於陽，人怒邪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
喜怒等語，根本上樂苦來，萬物負陰抱陽，冲氣為和，所以與天地通也。

邪註者使自在

則治治之則亂

也

死註在宥而

不擾之謂

猶言喜治天

下者哉

毗偏附也

或曰淮南喜怒

者道之邪也憂

悲者德之失也

人大怒破陰大

喜破陽

喜治直意

喜治之意

喜子橋池

外篇在宥第十一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

也。者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

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

其性，是不愉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

是不愉也。夫不愉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以長久者，天

下無之。

邪毗於陽，人怒邪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

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

仁義禮讓謂馳驟其聰明聖智沈託過而不留尚嫌其多事也而又矜之重之非存戒不敢授受非跪坐不敢進獻播之於詩歌俗舞而庶之於清廟明堂其愛芻狗而惜遠廬如此或曰淮南取成之迹相共危坐而說之鼓歌而舞之故博學多聞而不免於惑三新曰無以易其身也

有樂必至，太喜而毗於陽，有苦必至，太怒而毗於陰。陰陽并毗，則天地之氣不和，反傷入之形矣。是自人致之者，亦即自人受之也。毗，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助也。制論音與。中道不成章於足乎天下始，喬詰卓驚而後有桀，跡魯史之行。喜怒失位，四句皆不安其性命之情，是傷人之驗。喬則尚高，詰則窮盡，卓則難及，驚則不羣，皆非常之行。盜既魯史，俱非天地之和所至也。故舉天下以賞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人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何何焉，終以賞罰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夫天下有盜既魯史，非天下之幸也。天下不安其性命之情，故有善有惡，治天下者，賞善而罰惡，不暇給而惟賞罰之為，則入亦惟奔走於賞罰之不遑而已。性命愈不得而安也。何暇二字妙。而臣說明

仁義禮讓謂馳驟其聰明聖智沈託過而不留尚嫌其多事也而又矜之重之非存戒不敢授受非跪坐不敢進獻播之於詩歌俗舞而庶之於清廟明堂其愛芻狗而惜遠廬如此或曰淮南取成之迹相共危坐而說之鼓歌而舞之故博學多聞而不免於惑三新曰無以易其身也

邪是滯於色也。說聰邪是滯於聲也。說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相於技也。說樂邪是相於滯也。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邪是相於疵也。病痛在一，可存可亡之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意相助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鬻卷，偷囊而亂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鬻卷，偷囊而亂也。天下者，皆人不安其性命之情，所以有此。鬻卷，不申射。蘇長公慣熟此法。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其矣。天下之感也，危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齋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儻之，吾若是何哉。迂儒剽竊，不得其要，其一段尊信古人，糟魄處，如狂如痴，可

故曰貴也如此。憐可。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不得已，是迫莫若無為。

或曰：與若子心。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為天下，則可以託

利之有天下同。句法疏註：貴愛其身甚於天。天下愛以身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能貴愛其身者，左不

而不致以輕試。亦可以寄託於其身，以安其性命之情也。四句出老子。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

貌言視聽慮入。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

身之五行也。居如尸之不動。為而萬物炊累焉。炊累，謂萬物皆圍其生，育吾又何暇治

見如神龍之不可測。沈註：神，變化而自動。天隨，隨天而動。天下哉。何暇，二字應上，何暇句呼應絕佳。得失判然。篇

自行。大家諸篇可。東置高閣矣。非我駭陶之也。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藏人心。老聃曰：汝慎無撓

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下一四殺，淖約柔乎剛強，廉潔彫

琢，其熟萑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冉撫四海之外

其若也。淵而靜，其動也懸，而大儼驕，而不可係者，其惟人

心乎。人心或為人所排，則失志銷魂而下。或進之，則希高

望遠，而上。上下無常，或係縛如囚，或構闢如殺。方其

囚也，若處子綽約而柔服，平剛強及其殺也，若刀劍廉利

剗剗，可以彫琢者，焦火喻其躁，凝冰喻其堅，俛仰四海，喻

其速，淵靜，喻其動靜之各殊，而總以儼驕不可係。昔

斷之。此人心所以不可撓也。可作一部西遊記讀。昔

者黃帝始以仁義撓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胈，脛無毛

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為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

不得下又不。然猶有不勝也。頓句，堯於是放驩兜於崇山，投三苗於

或囚苦以為通。上下文，久理會。上下區殺，上既

非諸條，而大德。上下文，久理會。上下區殺，上既

人欲臧則人人。上下文，久理會。上下區殺，上既

樂居其臧之名。上下文，久理會。上下區殺，上既

以故有善否相。上下文，久理會。上下區殺，上既

和而万物雜。上下文，久理會。上下區殺，上既

地之本抱德。上下文，久理會。上下區殺，上既

之真人立。上下文，久理會。上下區殺，上既

收或出淮南。上下文，久理會。上下區殺，上既

或等殺以為變
清約者爭則強
爭之淵而
靜深藏也駭而
天不息也憤與
奮同憤驕天然
雜駭
爛漫雜亂之意

峴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
駭矣勝任也。句法矯。駭驚鳥展翼之態。下有桀跡上有魯史而儒墨畢起
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誣信相讓而天下
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
堯舜勤勞湯武征伐皆以仁義櫻人心也仁義之端一開故下者負不仁不義之名而為桀跡上者得行仁行義之名而為魯史以至儒墨各各緣此以教彼此相勝夜同之德衰性命之真喪矣百姓於是殫思盡慮接應不暇所謂求竭也。起落頓挫奇致相生文之能事畢矣。於是乎斬錐制焉繩墨殺焉推鑿
決焉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櫻人心故賢者伏處太山嶮巖
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

脊脊相踐籍也

欲有所施為而
又動手不得故
曰桎梏
朱註心無愧而
事不知耳故無
愧則不知前日
之非不知則則
不改後來之轍
桎梏必繫而後
成也盜賊假嚙
矢以張其威禁
既亦假曾史以
文其奸沈註行
揚械也桎梏械
也械不揆不
率故術揚以接
摺為管噓天即
鳴鑿言曾史為

桎梏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政攘臂乎
桎梏之間意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則也鉞錐繩墨推鑿義窮而刑罰用乃勢所必至其究使賢者高蹈而遠引萬乘抱憂而孤立儒墨之徒乃始抱其仁義聖知之談於桎梏之間思有以救之孰知即仁義聖知之所致乎甚矣百真可耻也。此段疾世之談應於大聲痛罵矣。
未知聖知之不為桎梏桎梏也仁義之不為桎梏桎梏也
馬知曾史之不為桀跡嚙矢也嚙音咬。續木。摺擊木。言言續所揚。
使堅也。械不端所
以入鑿言相合也。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
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四字作案。顯是病根。聞廣成子在
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

祭師之先而

未得聞至道之

精而先多所欲

躁急之至所以

不待族而雨不

待黃而落也

亦註在陽不補

辰冬官其戰設

曰也精氣未

是以也精故也

故曰物之殘者

朴散之器也

黃帝以不義

撓天下之心

蘇子瞻曰雖入

地之精不能供

此有心之耗故

虛區之符先見

於日月以身

之則日月先

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人民吾亦欲官陰

陽以遂羣生為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

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

木不待黃而落日月光益以荒矣而倭人之心翦翦者

又奚足以語至道所問者在至道之精故曰物之質質者

未散之朴也所官者在官陰陽遂群生

故曰物之殘者朴散之器也黃帝以不義撓天下之心

蘇子瞻曰雖入地之精不能供此有心之耗故虛區之符先見於日月以身之則日月先

帝順下風膝行而進載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

築特室席白茅間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曰黃

敦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問治身方知廣成子蹙然而

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女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

之極昏昏默默四語見至道本無形所謂依之無視無聽

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

以長生自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

長生神為形之主無視無聽所以抱神以靜也神靜則形

自正矣形正則必靜必清形不勞而精不搖長生之

理豈有外焉此言入道之法大道歌云神一出便收來

神返身中氣自回如此朝朝弁暮暮自然赤子結靈胎蓋

本於慎女內握固其閉女外關鍵其多知為敗畏絕其我

為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女入於窈冥

我為汝三字皆

在宥

七

病矣載而通

但問治身則所

操者約而所及

者廣矣

陸註老子云窈

窈冥宜其中有

精又云載曹魄

抱一能無離乎

形將自正由內

及外工夫乃可

以長生內外交

養生外合一工

夫蘇子瞻曰窈

冥者所以一也

昏默者所以全

真也

我為汝三字皆

細玩遂直致也。此段正是糠粃。堯舜工夫或此。作坎離交媾。非是手探月窟。足蹶天根到頭來。總是及性知天。天地陰陽各足。其事與汝無干。物將自壯。万物自然遂長也。翼註李淳風云。千二百歲謂之大魁。一曰陰陽之小紀。此化彼育。此長彼消。音之道何道。即天道而。

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女身。物將自壯。然道有陰陽。不可不知也。吾為汝遂於大明之赫赫發乎地。吾為汝入於窈冥之門矣。則見至陰其肅肅乎。而至彼至陰之原。則則陰主靜。陽主動。而天地有官矣。陰中有陽。陽中有陰。而陰陽有藏矣。此即坎離交媾之說。然惟慎守汝身。如慎內閉外等語。則吾身之藥。物將自壯矣。此言下手工夫。也。和即遊心于德之和也。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女。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此言正答所以。

蘇子瞻曰。皇精也。王相也。羅註。生而上見日月之光。死而下為土矣。不得道而下為土。則與百物無異矣。當向也。緝同。緝向。我道而離。延遠我道而昏。憤皆所難免。惟得吾道。而後能免也。我獨存乎。我之道存也。雲將喻欲施膏。沃潤鴻蒙。遇元氣和調。兩沃方為有益也。

長生之意。彼其物者。指道而言也。蓋道起形。踴而獨存。不受變滅。世人不知。以為此生有涯。皆不知道者。得道者。為皇。為王。以其神明之用不測也。失道者。見光。為土。以其形不出於照臨。覆載之間而已。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百昌百物也。生土上。反將去女。入無窮遊。無極與日月天地同為不朽。以門曰野。皆道之所在也。當我緝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當我而來者。吾不知其來。遠我而去者。吾不知其去。人盡死而我獨存。三句總形容長生之意。○通段言治天下為殘。治身為質。根上貴愛其身。可來。未有舍治身而能治天下者。也。語語俱為內丹之秘。讀此。羅註緝于絲之合。其合緝。言仙境之我者。如緝之合。而不緝。羅則諸道書無遺蘊矣。之遠我者。查真而不復見。三字有顯聖之意。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批脾。雀躍。

卷之三 在者

雲本隨氣行止

而遊。雲將見之。倘然止。贊然立。

雲將雲也。扶搖風也。鴻蒙氣也。倘然。自失之貌。贊然。

拱立之貌。曰。叟何人邪。叟何為此。鴻蒙拊脾。雀躍不輟。對雲將

曰。遊。雲將曰。朕願有聞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

吁者不然而之詞。

鴻蒙意以雲將多此一問也。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

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群生。為之奈何。鴻蒙拊

脾。雀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

雲將所問。與黃帝問同。鴻蒙答以兩弗知。其義已畢。

又何須再問乎。○兩弗知。與下何知俱與未各復其根。而不知是通段結穴。無二義也。雲將不得問。

又。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

進。曰。大忘朕邪。天忘朕邪。

大。稱鴻蒙之詞也。

再拜稽首。願聞於鴻

朱註。浮游猖狂。猶曰飄搖。指神也。即鴻蒙意。

遊至鞅掌之時

但見物皆無妄而已

或曰淮南作翹

翹不知所往

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鞅掌以觀

無妄。朕又何知。

此猶上吾弗知之義。弗知所以為真知也。猖狂。放佚貌。鞅掌者。外勞而心逸。如東桑

楚所謂鞅掌之為使是也。遊。即上文之遊。言我之遊。拊脾。雀躍。惟鞅掌以觀化。舉。日間皆真機自動而已。此外無有

也。雲將曰。朕也。自以為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

於民。今則民之放也。願聞一言。

言我亦知猖狂自便。但民

不得已也。今既為民所放。放矣。願聞一言。亦非得也。也。不得已。三字。應上不得已。而臨泄。天下句。鴻蒙曰。

亂天下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群。而鳥皆夜鳴。

災及草木。禍及昆蟲。意治人之過也。

此段與廣成子所答亦同。言天地萬物之

不得其所。皆治人之者。擾擾以致之耳。雲將曰。然則吾柰何。鴻蒙曰。意毒哉。僊

放依歸之意

鬼死孤悲之句

無此語妙

壽害也。問奈何

則害矣。僊。軒

舉之意。僊。是

鴻蒙欲去。非欲

生仔因

卷之三 在宥

三

雲將歸也
意心養之如中
心養之養其
毒我者同意
言使我心感也
沈註治人之術
在自養其心尔
徒但也深冥自
然之氣
奴拾至此是無
為絕頂工夫
不知不離即時
二渾忘氣象
或三其二葉盛
也

僊乎歸矣仙仙猶翦翦也毒害也言所以為害者蓋此仙
有教其歸根仙之心平歸矣言不必更問便當歸去也暗
反本之意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意心養
汝徒絕絕處無為而物自化隨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
大同乎溟溟言以心養汝徒眾不必作為以俟物之自化
聰明倫類也與物相忘則不生分別之見大故墮形體吐
同乎溟溟者總歸於無氣之始無極之先也鮮心釋神莫
然無魂鮮其心之所係釋其神之所拘莫然者坐忘之象
極者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
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關其情物故自生
萬物云云以下言物自化也各復其根是安其性命之情
也各復其根而不知連安其性命亦不知誰為之者渾渾

渾沌句以不知故能復根也若知此是復根則此心又
着於知遂不在於根了故物本無名何待於問物本無情
何待於闕物之自生不可強耳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
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通段言治天下者以無為
即應帝王篇所謂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
而無容私之註脚也柳子厚郭橐駝傳議論本此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於己
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眾為心也夫以出乎眾
為心者曷常出乎眾哉因眾以寧所聞不如眾技眾矣而
欲為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
人之國僥倖也幾乎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

渾沌句以不知故能復根也若知此是復根則此心又
着於知遂不在於根了故物本無名何待於問物本無情
何待於闕物之自生不可強耳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
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通段言治天下者以無為
即應帝王篇所謂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
而無容私之註脚也柳子厚郭橐駝傳議論本此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於己
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眾為心也夫以出乎眾
為心者曷常出乎眾哉因眾以寧所聞不如眾技眾矣而
欲為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
人之國僥倖也幾乎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

字作雖未經意
 講陸註連用二
 物字上虛下實
 物三謂能主張
 綱維乎是物也
 或曰淮南物二
 者上乎万物之
 中註物三者造
 万物者也
 正解不必喜同
 前只破其喜同
 也
 諸註挈汝適復
 之撓二句欠
 明暢蓋與老子
 孰能安以久動
 之徐生意同
 為天下配即道

也無萬分之一其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
 夫有土者之不知也此段從上大同句生來見世俗之人
 之見竟究不能勝人徒以人之國僥僥未有不喪人之國
 者此等人之議論有土者所不當存也文情繚繞綿約
 別致夫有土者有大地物也有大地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
 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而已哉出
 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
 至貴此又根上出乎衆為心不能出乎衆之意言有國者
 人本領如下文所云者明乎此則不特治天下而已也將提
 挈陰陽主宰造化出入六合而遊乎九州元神默運獨往
 獨來至無也而實至有也否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
 如轉輪轉折變化莫測其端

不任于物之意
 行乎無方行所
 無事也撓如撓
 万物者莫疾乎
 風之撓言因物
 之所動者而
 動之
 諸註頌論猶議
 論自老子孔容
 之德惟道之從
 第以形體論之
 則固大同于物
 而為天地之友
 矣
 賤而不可不任
 以下俱開卷觀
 有者昔之君子
 然無甚精微

之於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為天下配處乎無響行乎
 無方挈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大
 立教自處於虛因物順應處乎無響寂以待感也行乎無
 方因人變化也挈汝適撓天下而適道也復來也之往也
 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其往來自如撓挑無極也出入無旁
 獨往獨來無所依傍也與日無始則無所窮極可知矣蓋
 大人之教挈天下而遊於大道之中如此頌論形軀合乎大同而無已無
 已惡乎得有有觀有者昔之君子觀無者天地之友夫大
 獨有如此若頌論其形軀則又與衆無異也此所謂合乎
 大同也既曰大同無以有已焉能獨有其有哉故見有者
 為二王之徒昔之君子也若見無者則非提挈賤而不可
 陰陽主宰造化之人不能故曰天地之友也
 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為者事

言與天地齊首
節俱有訓詁氣

五十一

卷之三

三

也。羸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
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
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為者，天也。此言無為

中之有為也。楊子雲法言多學此句法。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

薄說作迫
沈註當作積

受而不薄

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
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辭，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

於物而不去。此言有為而仍歸於無為也。物者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

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上二句見不得，不為下二句見不

取曰不明於道
者下脫一句上

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明於道者，悲夫。大有為無為皆道也。不通於道

是不明於有為無為之故。悲夫。與上文悲夫有上句相應。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為

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王者，天道也；臣者，人

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承上指出道有天人

從有為無為分別。王為本，臣為輔。一人一事皆有，不必作君臣看。

天下之不治也，以有治天下者也。有治天下，則不能無

為，不能無為，或使天下之為樂為苦，皆性命之情所不

受。治術雖多，徒滋亂耳。何者？以其擾人心也。夫天下之

為苦為樂，而大喜大怒所從出也。毗陽毗陰之故，而四

時寒暑皆失其常，使天下囂然，滯其性，以遷其德，始有

生

卷之三 在宥

三

善惡之行。是自天下致之者。而卒自天下受之。故盜跖
魯史之徒。皆非治世所宜有也。乃治天下者。猶分其善
惡。而從事於賞罰焉。其欲人之安乎性命。亦已難矣。况
復重以聰明仁義禮樂聖知行。於其間哉。不知此八者
之在天下。固無益而有害也。乃感之而不解為之。而日
甚。此世俗之見固然。非所論於君子矣。君子者。以無為
安其性命者也。貴愛其身。所以寄托天下。於以觀物之
自化焉。誠有見乎人心有不可擾者也。試徵之古帝王
乎。古帝王之擾人心也。以仁義開其端。以是非分其際。

以刑罰繼其後。其治天下也。卒以亂天下也。其效可觀
矣。乃儒墨尚思所以救之。亦試問其致此者。誰實為之
乎。絕聖弃知。老聃所謂天下治者。亦有見乎此矣。然非
自天下而始也。廣成子之告黃帝也。曰。慎身。壯物。守
處。和。其所謂不族而兩。不黃而落。光之益。荒心之翦。翦
者。所不計也。以無為自安。其性命而不以擾夫心。是貴
愛其身之說矣。然非自吾身而止也。鴻蒙之告雲將也。
曰。心養大同。復根不知。其所謂位天弗成。鳥皆夜鳴。火
及草木。禍及昆蟲者。皆無慮也。以無為安人之性命。而

不以櫻夫入之心是萬物炊累之說矣。君子之在宥天下如此。豈世俗所能測哉。夫世俗之言治也斤斤於人己之間而介介於異同之辯。惟求有以勝乎物。寔未有不爲物所勝者。蓋不知物物者必有不物於物者存。所謂獨有也。大人之教不然。因物而應。無或私焉。雖獨有也。亦卒歸於觀無矣。顧有無之間亦豈有用者哉。無爲而有不得不爲斯爲之矣。有爲而寔不見其爲。又若未嘗爲之矣。是道則然也。惟道有天有人。因而有主有臣。察乎此而知所尚。必以無爲爲貴。其於天下之治也。

夫何有。此篇以無爲二字作線。言性命言人心皆見其不得不無爲處。未反覆辨論。見無爲中之所爲不相妨礙。與一味以空斷滅者不同。參之論語無爲而治一章。主意無甚差別。此莊叟實落經濟。可與吾儒相通者也。文之段落變化。頓挫聳秀。議論奇橫。理窟精深。筆底烟霞。胸中造化。非讀萬卷者不敢仰視。

此皆從道之自然 故通於天地者德也 行於萬物者道也

上治人者事也 能有所藝者技也 四句總承上道德二字

而分別言之 德者性命之正 故通於天地 道者當然之理 故行乎萬物 由道而行

之為上之所以治人者 則事也 人之所以成能者 則技也 此中自有形上形下

為精為粗之別矣 技兼於事 事兼於義 義兼於德 德兼

於道 道兼於天 五句又承上分別之言 而合言人見道器

原無上下精粗也 技為事之所必資 事為義之所必行 義為德之所必施 德為道之所必具 道為天之所必合 兼者合而一之謂

故曰古之畜天下者 無欲而天下足 無為而萬物化 淵靜而百姓定 記

曰通於一而萬事畢 無心得而鬼神服 結上無為法天之

無心得無心於必得也 鬼神猶服而况人乎

或曰天道篇一
心定而万物服
與之同法同
又曰鸞冠于不
要元法不可以
削心體註削猶
削淮南無為二

夫子曰 夫道覆載萬物者也 洋洋乎大哉 君子不可以不

剝心焉 剝心去其私以入於自然也用字新開 無為為之之謂天 無為言之

之謂德 愛人利物之謂仁 不同同之之謂大 行不崖異之

謂寬 有萬不同之謂富 故執德之謂紀 德成之謂立 循於

道之謂備 不以物挫志之謂宗 君子明於此十者 則韜乎

其事 心之大也 沛乎其為萬物逝也 明此十德天下無遺

不窮為萬物所歸往也 若在內在外無不宜矣 若然者 藏金於山 藏珠於淵 不利

貨財 不近富貴 不樂壽 不哀夭 不榮通 不醜窮 不拘一世

之利 以為己私 分不以王天下 為己處 顯顯則明 萬物一

同狀一府同狀

莊子

卷之三 天地

三

夫道覆載萬物者也 洋洋乎大哉 君子不可以不剝心焉 剝心去其私以入於自然也用字新開 無為為之之謂天 無為言之之謂德 愛人利物之謂仁 不同同之之謂大 行不崖異之謂寬 有萬不同之謂富 故執德之謂紀 德成之謂立 循於道之謂備 不以物挫志之謂宗 君子明於此十者 則韜乎其事 心之大也 沛乎其為萬物逝也 明此十德天下無遺不窮為萬物所歸往也 若在內在外無不宜矣 若然者 藏金於山 藏珠於淵 不利貨財 不近富貴 不樂壽 不哀夭 不榮通 不醜窮 不拘一世之利 以為己私 分不以王天下 為己處 顯顯則明 萬物一同狀一府同狀

合辭大字道無所不寓非端指

府。死生同狀。言君子既備此德則內重而外白見其輕矣。顯則明三字應從范氏連下文讀言當其顯

時則知萬物一府死生同諸伯秀曰不為己私也。子為父顯也。然所顯者在明于物一府死

狀也。於義頗優。諸解附會。生同情。萬物一府則無彼我之分。死生同情則無來去之異。此則一經致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濇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以鳴。

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淵乎。一。句。亦從金

也。金石不得一句。喻其感也。金石有聲。喻感而應。夫王德

不感而不先應也。萬物孰能定。喻應感無方也。

之人素逝而耻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故其德廣

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

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

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王德之人。任素而往。非好通於

也。第立其本然之體。因有清明在

明矣。採之感之

行也。誠則無不

又曰。晏然體於

通物非聖人也

大宗師所謂集

素也。即素位而

明矣。採之感之

行也。誠則無不

躬志氣如神之用。是其為德已廣矣。然猶未肯輕於應物

也。其心之或出而應物者。由有物採之。非先物而唱也。何

也。蓋以吾之形非道不能生。吾之生非德不能明。惟有存

其形窮其生。立其德明其道。以成王德之人而已。乃無心

而出。無心而動。而物自從焉。非有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

強於物也。此王德之人有如此也。

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

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

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

求。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修遠。然所以立其本原而知

通於神者何也。蓋本無

形無聲無可視聽也。但不可視之中。有可獨見。不可聽之

中。有可獨聞。故雖深而莫測。而物物皆能順應。雖神而無

方。而處處發見。精光其接於物也。若無所有。而採取皆能

供其求。不時騁出。而左右皆能逢其原。大小長短修遠。無

所不宣也。精鑿

或曰。淮南子嘗作實之中。獨見曉焉。宋真宗中。無有眼

林詩。遠近遠之義。曰。淮南子嘗作實之中。獨見曉焉。宋真宗中。無有眼

耳。林詩。遠近遠之義。曰。淮南子嘗作實之中。獨見曉焉。宋真宗中。無有眼

耳。林詩。遠近遠之義。曰。淮南子嘗作實之中。獨見曉焉。宋真宗中。無有眼

耳。林詩。遠近遠之義。曰。淮南子嘗作實之中。獨見曉焉。宋真宗中。無有眼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

珠赤水極南崑崙四海之中最高又曰南望還歸則趨高好明不知止之喻所以失其玄珠也

使知索之而不

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諾索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

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知也惟也離朱見也喫諾言也

三者皆足以蔽真性故愈求愈遠象則非無罔則非有非

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

之師曰被衣被衣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配天為天子也吾

際故不能得象罔則非形似而

拍之故得也或曰淮南作使離

朱捷則索之而不能得之也於

是使忽悅而後利博善於物

忽悅善忘之人曰生由此而生

也無天承以人受天承音義凡

言方且者言方將有所為也

其性過人來言知有己身而不

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汲乎天下汲與同言為齧缺天下危也

之為人聰明獻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給供應數頻冗敏捷也其性過

人承上二而又乃以人受天謂用知以求彼審乎禁過而

不知過之所由生彼審乎用知以禁過而不知過之所與生即在於用知也此缺之為人如此

之配天乎頓句鄭地作聲彼且乘人而無天乘其有為之迹以臨民使人失其自然之

性方且本身而異形用膽楚越也方且尊知而火馳機謀急也方

且為緒使後於方且為物絃礙於方且四顧而物應物未

我方且應眾宜我未能忘物也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與物化則逐物

莊子

卷之三 天地

能同形于物也
志眾宜以上五
句承給教以敏
來未始有恒承
聰明教知來言
逐物而不能守
一也眾父喻君
眾父喻君之
眾父則不可以
為眾父父明聖
缺不可為眾父
父而可以為眾
父也諸辭全未
理會雖然一轉
治亂之率治亦
由他起此亦由
他起此而南面

莊子

卷之三

三

段同 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言族聚者必尊於祖可以
為眾父而不可以為眾父眾父父祖也老子云無名天
祖也母即父也言缺置之有無名相之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始即
中其才亦可以首出然而去道遠矣治亂之率也北而
之禍也南面之賊也以有為治天下適所以亂之為君為
不足以及治天下也臣俱不免於禍害而已此言用知者
而又揚揚而有抑變化之法盡於此矣沈洪係眾父也聖父也眾父也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
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
男子人之所欲也文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
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

不可為臣不可
為君也細看此
篇光景分量所
至不過如說死
新論之間多懼
句難解豈憂後
飯乞子爭家產
乎無味
三患即多懼多
事多辱也若以
何辱句在下為
嫌則行文固不
如是之反也

眉

也我以女為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
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
夫聖人鶉居而鷄食鳥行而無彰鶉不擇居鷄仰其喙鳥
心自然天下有道則與物皆員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閭于
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三患病
或解水火風三俱用叶韻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
災恐木必然語韻絕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封人教堯處一物之中而
無着落其詞頗近時趨疑非莊叟真筆也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

莊子

卷之三

天地

三

或曰曰氏春秋
無慮吾農事協
而獲遂不顧註
慮猶亂也協和
悅也落猶廢
通雅但二皇與
是二音同義則
為行兒勇兒
無名則并無二
亦無一矣

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
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予而吾子
辭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
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
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佶佶
乎耕而不顧○莊之所以稱者以其奇宕之氣雋永之理
千古常新愈熟愈好也如此淺率直遂其何
以為壯乎噫好
事者為之也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泰初造化之始初也無無者連無之
字亦無處安着也無名者即老子
所謂無名天
地之始也之所起無中生
有也有一而未形雖有必小
於無也

分出陰陽五行
因此物無間斷
也
或曰謂或作流
二句言在地成
形

万物一體即鵠
居飲食之意

得以生謂之德此簡未形之理物不得不可以
為生德之為言得也故曰德本形者有
分且然無間謂之命至於未形者有分陰陽闔闔往來不
窮且然無間是則天之所以為命也
詩云惟天之命造化之道動則鼓萬物之出
於穆不已同此留動而生物機物者動之留寓而成質者
也物既生矣而造化之生理隨物而各
成而不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有形矣必有形形者
可易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以主之則神也形體
而保守其神使視聽言動莫不有自然之儀則性脩反德
謂之性以上言天道從內而之外有如此性脩反德
德至同於初故修性者貴反於德德者即物得以生者也
德之至則同於初初即泰初之初無無無名
者同乃虛虛乃大同乃虛者神返於虛也虛乃大言虛則
無所不容無所不納也脩性而同於初
其至德合象鳴喙鳴合與天地為合然有心於同終非無
如此無之德必付之自然

緒久也

朱註仲尼以為

放古為治因革

不考如特者分

析堅白同異昭

然不隱

留郭本作理

或曰若字斷讀
汝也能食能行

莊子

卷之三

三

如鳥之合喙而鳴喙鳴而合不其合緝緝若愚若昏是謂
知所以然而然乃與天地合德其合緝緝然若愚若昏如此則
玄德同乎大順謂之玄德而合於大順矣大順者順其自
然而不以己私與之也○已
上言人之道由外而入內也

天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辯者

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相放效法成規也可不可四句作

氣讀言於治道之中有可與不

可有然與不然辨別明白即如今日辯者之言有云離堅

白若縣寓者蓋言之析義之精也離析堅白而懸之宇宙

明之至也此當時辯士之成語諸解失之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
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畱之狗成思援狙之便自山林來
成思被繫而愁思也自山林來為人所捕而出山丘予告
林也喻勞心怵形不能自適其適之意餘見內篇丘予告

不問道不聞道

陸註兼者凡民

也能辨形而俱

存則是所謂形

體保神者也

俱是八所管不

治者而不如辯

者之言也

陸註所以則因

乎天者也動止

廢起則因乎物

者也非其所以

者與人同而其

所以者彼與入

異入於天者譬

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若此而凡有首有趾無心

無耳者衆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有首有趾

也無心無耳無知無聞也衆多也無形無狀道也盡其動

無無一見也此言踐形者之難也○練句新異驚人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言有形者皆

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為忘已忘已之人是之謂

入於天有自治者在人當因之而已忘乎物又忘乎物所

從出之天則忘之至矣此所謂忘已也入于天者

無我無人渾然與天為一也筆乘無心無耳無知無聞今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形與無形無心者舉而無

之則汝之聽與言將矣然吾所謂無者非動止死生廢起皆與入異也○動止廢起言亦動

將聞菟見季徹曰魯君謂菟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

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嘗薦試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

天地

三

也通雅局也也聲欲也也

撥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局局然笑曰

局局笑不出聲貌

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螻蟻之怒臂以當車軼則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為處危其觀臺多物將往投迹者衆帝王之德貴無為而賤有為以若所為猶人之高其觀臺多其景物以示於人皆

悅之往之投迹者衆矣此將聞菴翹翹然驚曰菴也汙若驩虞之習非皞皞之風也

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聞菴以民歸乃治之善者

反為不勝任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故驚而問也

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搖蕩若披拂也賊心知巧之害心者獨志

見獨之若性之自為若順也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

言不知曉其辭之教民孰為見

兄堯舜之教民溟滓然弟之哉兄者讓之也弟者後之也溟滓然之意○兄弟

而孰為弟但欲同乎德而民心各安而

至此將使民心之所欲同於德而心安之矣

通雅慣用力兒猶稅也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丈人方將為圃畦鑿

也與汲一也通轉

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捐捐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

通雅慣用力兒猶稅也

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

循本疾速如湯非益

乎為圃者叩而視之曰柰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

也與汲一也通轉

若抽數如決湯其名為櫛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

也與汲一也通轉

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

也與汲一也通轉

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

或曰通雅於
指讓舒綏之見
易則易子則于
于然於為發
聲于為氣出達
用之正扶其聲
容耳頊一本
作旭二說之頭
項二謹見輕其
聲為旭三重
聲為屬三李云
卑陬愧懼兒
云顏色不自得
也諸解無明據
蓋行不自安之
見史曰者傳界
燕而前嫩趨而
言是也方密之

道之所不載也。機心存則方寸擾雜而不純由不純故不
白也。不純不自則日見軼轉則神之生也
不定。神不定者則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子貢瞞然慙俯
而不對。有間為圃者曰。子奚為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為圃
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子以蓋眾。於于夸誕
貌蓋壓也獨弦哀
歌。言倡而
無和也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
形骸而度幾乎。是欲其泯機心而不
用也。度幾近道也而身之不能治。而何
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之。吾事子貢甲。陬失色。頊頊然不
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具弟子曰。向之人何為者邪。夫子
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為天下

曰。卑陬乃追促
之轉也

猶言既可託生
又可託民也
林註託其生于
世。世所行亦其
人同而不自知
其所則浮遊
而不知所求。猖
狂而不知所往
也

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
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
功。此聖人之教也。若求可求成。則
何所不為乎。自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
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
之。茫乎。淳備。故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
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瞽然不顧。
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
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風波言
易動也反於魯以告
孔子。孔子曰。彼假脩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

莊子內

卷之三 天地

三

夫明白以下真
渾沌之術

不治其外是渾
沌氏工夫

遊世俗之間是
渾沌氏作用

有足以識猶言
不直得學也若

作不能知便與
上文自矛盾矣

惟聖治故民得
其視顧三而橫

目也諸解作人
目橫生于面俚

得可也

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為復朴體性抱神以

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上面子貢既備極贊揚知其為全德之人本無疑惑固驚

之說胡為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此段言去其機

心方能入道借為圃畦發出許多議論大類漁父篇意其

疑也惟善讀或曰渾沌氏者懷谷持道者而無定而虛忽其不知其治其內不識其外明白矣家無多

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死風於東海之濱死風曰子將奚

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為焉曰夫大壑之為物也注焉而不

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死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

乎橫目言人也人之目橫生于面用字奇極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

或曰橫目豈萬
目同

行其所為使民
易從也

天下自化一人
立極万物近光

也

失其母也者不
知所為也

失其道也者不
知所之也

沈註心形俱遺
故曰其形滅也

照字跟乘光來
曠字跟滅以來

不失其官官無曠拔舉而不失其能野無伏畢見其情事

而行其所為行其情實而無浮行也行言自為而天下化所行所為自為而已

乃不為人而人自化也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惟動不應此

之謂聖治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動靜無不

藏是非美惡即所謂不思善不思惡者四海之內共利之之謂悅共給

之之謂安公其利安於天下音超怡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

乎若行而失其道也其心不知其所歸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

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其心不知其所求也此謂德人之容願

聞神人曰土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照曠神者神上升而日月之光反

莊子因

卷之三 天地

神

神人致命盡情
則天地亦樂其
助化而可以方
事無房也
混真言物皆無
所分別也

此言武王不生
于有虞時故權
戰伐之患非評
其賢否也

沈註其色焦然
憂孝子豈願是
乎聖人之聖言
治天下亦此類
也

乘於下也。與形滅亡。雖有身實無也。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
身也。照曠。照徹空曠。無復形拘也。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
事銷亡。萬物復情。此之謂混真。命者天之所賦。情者性之
所發。致推致也。盡絕也。天

地樂言胸次與天地為一。即天地之樂也。是以事泯其迹。
物復其情。混真昏默。至道之極也。照曠極其明。混真
極其幽。合之而神人見矣。○聖治修政也。德人
修德也。神人率性忘修也。二者深淺之不同也。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
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
邪。其亂而後治之與。問便已道
破筆極透脫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

之為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為。有虞氏之藥瘍也。藥瘍猶言
治病也。不

必深。禿而施鬚。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修慈父。其色焦然

陸註如標枝也
高而無凌下之
心

沈註。意然自動
以相復而不謝
其功也

至德如此何從
算起有虞氏來
陸註孝子以下
自當情中發出
一段奇論此上
文不相蒙

合譬以下分明
凱賦一時聚徒
講學之人公孫
龍。意施董務空
務而無定行者

聖人羞之。修治也。言孝子以藥治父之病。是不能使其父
無病也。故為聖人所羞。以為亂而後治之喻。

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

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忠。富而不
知以為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
傳。寫出一段太古風氣。語語與有虞對針。言惟無亂所以
無治也。行而無迹。事而無傳。八字。破盡千古大惑論。

古者不可不知。若披拾荒唐之說。如羅長源之路史。真可以無有也。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
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
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
而未。知此其必然。邪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

有虞氏不過從世俗而然之善之如葉慶般敬術得過本耳

之則不謂之道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夫有虞之謂治不過因世俗之所然所善而苟從之以取媚於人耳乃今人之尊有虞者亦無獨見於胸中與衆人同是非焉何其愚且惑也獨不見臣子之諛諛人皆以為非此其必然也乃至於世俗則不然豈於君親尤為勝乎謂已道人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道人也終身諛人也合譬飾辭聚衆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也

夫為有虞氏徒而通其彼是此非則亦衆人矣

夫為有虞氏徒而通其彼是此非則亦衆人矣

足以聚衆而終始本末不相掩故曰不相坐也之人也垂衣服動容免高自標致以媚悅一時之學人而不自謂之道使然亦與夫人為徒衆是亦是衆非亦非無有出群今衆曲有折揚抑或即此也羅註云亦適上人之行也

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然不自知其愚其惑何也言之感者多則勞而不至今欲以一人之祈嚮而勝天下其將能乎祈嚮欲句也耳折揚皇琴則嗑然而笑折揚皇琴里巷之俗音也三折膝作敲板聲自稱解事者流其一段可賤可羞惡狀是一筆寫出豈當日莊叟亦曾見此輩乎何此輩之多也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缶鐘感而所適不得矣二缶鐘只如字解鐘正音也走土走俗音也以二缶感一鐘則無以自適矣與

雷鳴之意
 陸註然不推則
 天下無久矣誰
 其與我同憂哉
 房之人生子則
 亦房矣何用親
 之天下惑則我
 亦不尋而推之
 惑矣何用推之
 以喻所以推之
 者偶出于情不
 自察耳
 或曰房即於字
 按房之入一段
 宜連前文為一
 章百年之木以
 下則一
 其斷所刺碎木

大。聲。不。入。數。語。相。顧。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響。其
 有。情。郭。訓。垂。踵。何。說。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
 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釋。舍。也。推。求。也。誰。其。比。憂。言。無。相
 如此。推。求。無。益。徒。自。增。其。憂。耳。與。憂。也。數。語。又。深。一。層。見。其。俗。見
 厲。醜。也。厲。人。自。知。如。此。而。大。患。大。惑。者。反。不。如。之。百。年。之
 意。在。言。表。忽。着。此。數。語。如。斷。如。續。無。限。烟。波。百。年。之
 木。破。為。犧。樽。青。黃。而。文。之。所。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
 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蹶。與。魯。史。行。義。有。間。矣
 然。其。失。性。均。也。夫。有。虞。之。治。所。以。不。及。至。德。之。世。者。以。其
 失。民。之。性。也。犧。樽。與。溝。中。之。斷。蹶。與。魯。史

也。所。作。其
 或。曰。准。南。自。聞
 之。木。斬。而。為。犧
 尊。又。曰。醜。美。有
 間。矣。然。而。失。木
 性。鈞。矣
 或。曰。准。南。作。交
 傷。性。作。行。又。曰
 此。四。者。天。下。之
 所。養。性。也。然。皆
 人。累。也
 鳩。鴉。善。鳴。不。堵
 之。身。借。以。喻。楊
 墨。天。有。天。趣

均。為。失。性。無。有。異。焉。則。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
 求。治。者。所。以。亂。之。也。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慢。中
 目。不。明。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
 頹。困。慢。滑。頹。逆。也。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爽。失。也。五。曰。趣。舍。滑
 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政
 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為。得。乎。則。鳩。鴉
 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為。得。矣。夫。失。性。之。由。不。一。端。也。有。色
 有。生。之。害。彼。楊。墨。曾。不。講。於。復。性。之。學。而。趣。舍。滑。心。自。以
 為。得。自。吾。觀。之。直。困。而。已。鳩。鴉。之。在。於。樊。籠。而。自。以。為。得。有
 是。理。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柴。梗。礙。也。以。趣。皮。弁。鷩。冠
 摺。笏。紳。修。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柵。支。塞。盈。也。外。重。纏。繳。耽

司馬云交臂反
縛也。歷指猶歷
李云。晚三窮
危。靈或生誤

腕然在纏繳之中而自以為得。腕腕目。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為得矣。上段只言內此段又自內并及於外也。門無鬼全段或以孝子不諛以下係莊叟雜著但細玩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等語自應照舜身上說段中若合若離不可以尋常筆墨窺之也。

無為者天德也。所謂道也。君天下者之所為莫不由是出焉。故就道而推其所為則有歷見其分就所為而返之於道則又逆見其合。此無為而稱洽。古之人有行之者著之前訓不可誣也。夫言道者豈必有所取又有所棄哉。顧明乎內者重則視乎外者自輕。道之所以貴制

心也。抑言道者豈必有謀於此兼有期於彼哉。顧存乎內者深則應乎外者自廣。道之所以歸王德也。究之為內為外無二道也。象罔之玄珠內而聖者以無為得之故易齧缺之配天外而王者以有為處之故難華封人之祝堯以在己者有為而仍歸於無為。故壽富男無妨養德伯成子高之告禹以在民者無為而漸及於有為。故賞罰適以長亂誠以無為者天而有為者人也。無為者天乃以泰初無無之始物得以生所謂天而之人也。此必然之勢也。有為者人乃以性脩反德之後同於大

順所謂人而之天也。此又不可不然之理也。則治人者
知所處矣。老聃曰：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所云治
道相放，離堅白，若縣寓者，無庸也。季徹曰：若性之自爲，
而民不知其所由然，其所云必服恭儉，拔公忠而無阿
私者，無庸也。則自治者知所處矣。有德全，有形全，有神
全，識其一，不識其二，治其內，不治其外。漢陰丈人，所以
勞於圃畦也。有聖治，有德人，有神人，注焉而不滿，酌焉
而不竭，諄芒所以取乎大壑也。是皆不貴人而貴天之
義也。不然，亂而後治，有虞氏之藥瘍，總不足稱爲至德。

之世以其夫性者，不可以爲得也。顧以世俗然而善之，
豈知天德之本於無爲者哉？篇中重發無爲之旨，以天
字作眼。曰成於天，曰兼於天，曰以人受天，曰乘人無天，
曰與天地爲合，曰入於天。蓋言無爲者，天人能合，天則
聖德聖治之極則也。陸方壺云：頭緒各別，不可串爲一
章，是有故焉。余細玩其中，如華封人，伯成了，高漢陰丈
人，數段結構雖工，咀嚼無復餘味。疑爲好事者竄入，然
非寢食於莊亦不能辨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外篇天道第十三

此段亦有議論
精警處而太覺
平妥絕無勝抑
撇脫之勢又無
商音天矯之句
實作也

聖乘無所積無
留滯也帝道即
帝王天子之德
聖道即三皇五
帝之道時然
明也

大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

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通四辟於

帝王之德者其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通四辟明之

自所以運之者其極則靜然昧者混冥之義明至也有運者必

以暗為基故其自為也昧然昧則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

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善字

篇滿志善乃善字一保解言養之以待時水靜則明燭鬢

而動也鏡撓同連疊數靜字取致絕佳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

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天地萬物皆准於心是定能
生善言靜所以為明之本也

平中道也

形虛理實倫理也

任事者各言其成也

幸乘外獲入也

素王二字本之於此

夫虛靜活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

聖人休焉虛靜恬淡寂寞無為此靜之意義也天地取法故曰天地之平休止也此言天地不言萬物靜

之時原未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

得矣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為則俞俞俞

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虛無也無中生有故曰實有而條理昭然故曰倫靜中之動方

先失當故曰得無為而人各效其所為故曰任事者責俞

俞猶愉愉也伏下和字樂字上言動本於靜此又言靜而

能動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萬物之本也此又言萬物者就靜而能

應之時明此以南鄉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

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

也以此退居而問游江海山林之上服以此進為而無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此言隨所應靜而聖動而下無

為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大明白於天地之

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

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人樂莊子曰

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為戾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

於上在而不為壽覆載天地刻雕眾形而不為巧此之謂

大樂天地以無為為德故得其本宗則與天為徒順天所

本於天樂不過一無為自然而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

或曰太宗師作
整萬物而不為
後註整二粉也
矣戾音美俱近
又曰整和劑也
戾定也
又曰淮南聖人
者因時以安其
位當世而樂業
故曰其生也天
行其死也物化
靜則其陰俱閉
動則其陽俱開

上子司

卷之三 天道

精神澆然無極
不與物散而天
下自眼註天行
似天之象也物
化如物之變化
也

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此言知天

合于天之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此

知天樂者無所徂而不遂其樂也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

天下承上同德同波來其鬼不祟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

物服其鬼不祟承無鬼責其神不疲言以虛靜推於天地

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收

句結上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王以無為為

常二句本一理當作一申讀應上無為者大地無為也則

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

謾論頗似辯非
慎到根底

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

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

下同道則不臣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

此不易之道也此又從無為中翻出有為來見無為之理

之旨相應林獻齋云上面既言舜之為臣則為臣亦當無

為但前以心言此以分言故有不同不知上下至臣四字

拘泥不得孟子言堯使舜敷治舜又使益掌火使禹疏河

亦何嘗自為乎是通為君臣各有上下不可不知必于賤

任人巫馬期任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

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天不產而

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故曰莫神

落一本作緒朱
註落成也

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

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此承上言帝王之無為蓋由其不自用也用人羣三

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

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毛之容樂

之末也哭泣衰經隆殺之服衰之末也此五末者精神之

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未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

先也此言有為之事雖不可廢然必以無為者王之於先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

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勇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

隆林本作降

純粹以精之語

然非莊叟本色

尊卑先後大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
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
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
况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人道
之序也語道而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
取道又自先字從字透下意來言有先有從無非所做而為之也蓋天地之定理在焉四時變化亦天地之所運也尊親齒賢言人道之序者本於自然也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
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言
守也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名以命之形名已明而因

補註因任即在宥藉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每而不可不因者民也

原推原省。察
或曰淮南所因
作任督責使
臣各及其能也
原省督責字形
略似之亦通
襲情因其實也

任次之。因材任使也。

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

原省者。省試也。所以別人官之能也。

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

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

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用。必

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

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

襲。如下。襲水土之襲情。實也。必分其能。而不敢自惜其力也。必

由其名。而不敢不責其實也。知謀不用。而歸之於天。乃歸無為之意。此歷言有為之則。皆有次序。此申明非所以先

之。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

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

下用於於
術

而言迂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

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於

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

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

此言大道有序。驟及於未

務。皆非所以治人也。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

教。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鵠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

心已。舜曰。美則美也。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

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

天德而出寧。言與天合德。則雖出而靜也。堯曰。然則膠膠無心於物。而物自成。天道運而無所積也。

亦傲存物論中
結法而枝蔓焉

皆出廢物方國
咸寧也

卷之三 天道

擾擾乎

膠滯擾亂也。堯言聞舜之言則自見其用心滯且亂矣。

子天之合也我人之

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

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地而已矣。

收言堯舜之治以天合為貴則王天下者

必以天地為歸天地所以無為也。○文非莊叟手筆。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

者。免而歸居。

徵藏周之藏名。免免其官也。

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

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

繙反覆經言。

中其說曰大謾。

謾汗謾也。

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

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

燕之以貽來葉也。

中其說也。

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老聃曰。請問

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悅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

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

意歎詞。後言失言也。迂言去道遠也。

○私○私也。

有意於無私即所以為私。○語精刻不磨。

夫子若欲使天下無

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

矣。禽獸固有群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

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

夫子亂人之性也。

天地萬物各有固然。順之而已足矣。若行仁義於其間。適所以亂之也。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

音美物本亦作勿。陳註物悅謂物二而悅之沈註願物安樂也。此是老子跌進一步手也。

而來願見白舍重跡而不敢息重跡是有厚皮不敢息也

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

盡於前而積歛無崖棄妹諸辭俱未妥大約以食有餘而棄其妹於不養不能親親故為不仁

生熟不盡於前則與者可以無取老子漠然不應亡成綺

乃積斂而不知足是均可說也老子漠然不應亡成綺

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正

猶退聽也何故仍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

問昔者之所問也應非聖人句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

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

恒服吾非以服有服服服從也吾之服從人乃是平日常

好名不受惡名美自來是老子一線工夫

正卻一問少聞

入道之人是并非因士成綺鴈行避影側身而行履行遂進踵

而前也而問脩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崖岸而目衝焉

視也而穎穎然穎廣而口闕然闕欲而狀義然義自似繫

馬而止也身軀係而心坐馳動而持動則矜持發也機

機括期於察而審審之也知巧而觀於泰自恃其才能

可觀凡以為不信邊竟有人焉其名為竊凡此者皆以為

無實也如邊境之間各有封守好詐者每伺隙乘便以為

功故敵國以盜竊目之不信之人厚自矜飾欲以揚己掩

物是亦盜竊而已此段言機警之人不可與入道狀得肖罵得很奇文至矣

或曰通雅頰猶如鬻子首二然言首在上昂二示人也頰頰骨也氣象欲馳其知巧露于驕肆之中也沈註若邊境之上有人巡徼更必以為盜而

大故無復有外
在小能小故無
復有內

或曰淮南王壽
有各而行見徐
馮於周傷曰事
者必變而動變
生於時故知時
者無常行各者
言之所出也言
出於知者知者
藏者於是王壽
乃各各而舞之
又見書子

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
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爲之累天下禽
棟而不與之備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真能守其

本小大指物言不終不遺所以備也道於冲然無朕之中而能包羅萬象形德仁義不過神之末耳然非至人不能定其爲末也蓋至人有神之至無世而不累其心操柄而不與其心蓋知其有假有真也故能守其本本即本而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

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因字根一累字借字遷字來外天地遺萬物所以能備天地萬物也通而合焉世之所貴道者書也退而資焉此謂知本故心有所定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

陸註因貴道而
貴者因貴登而
貴言皆貴非其
貴者也

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
足貴也爲其貴非其貴也此言道不可以言傳而世乃於書中求之皆以驚於其末也

古人諱言會其
有得輒欣然忘
食以神遇而不
以目視絕爲真
解後世動言古
人所求矣而不
知其已神與之
化而不肯輕洩
耳知者不言之
語豈談鋒而已
哉

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
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彼即不傳者也情實也世人役役而求真屬隔靴搔痒耳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
曰敢問公之所讀爲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
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大桓

淮南憲作欲

人與之與陸氏
音美如字又
音餘米註傳也
之也者守之悞
或曰言不傳傳
之於人而其身
已死矣古之人
與音餘此君

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此等語氣
自然是不會
讀書之人
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
不固疾則苦而不入疾徐指輪筭而言徐寬疾緊也寬則甘滑易入而不堅緊則苦澁堅持而難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此方是不可傳處
數存焉於其間有數存乎其間即道家所謂箇中之說臣此數字戲他偏說得出豈非驚人之語
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不可傳者果是何物可深長思
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設此一喻正見意非言所能傳也求道當於不傳處通之則幾矣此段議論是千
教學之指歸詞意精微發前未有

子之人與同句
法數辭也
朱註君之所說
二句起則作結
句前疑詞後決
詞二不易而意
自不同

無為者天地之德所以有為也故帝道聖道動而有功
莫不本於其靜蓋以靜則能明為天地萬物之所歸照
則措之於事而有成藏之於心而自適者亦惟虛靜恬
淡寂寞無為焉盡之矣是道也毋論帝王聖人之所休
即凡為君為臣處上處下退居撫世無不以此而得其
咸宜之用所謂天地之德也是所貴乎明之者矣明之
則有獨得其本宗以與天為徒有以獨施其均調以與
人為徒天樂人樂所由交萃也乃人樂則本於天樂惟
知天樂者自有以推於天地通於萬物而人樂可不

卷之二

天道

七

再計矣。豈非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之
明驗哉。夫無爲固所尚矣。然有無爲而用天下，卽有有
爲而爲天下用。其間上下之道，又各有不易也。故君之
王天下者，不自用而用人。誠見乎上下主臣之間，而本
未要詳分焉。所從所先，有其序也。夫所從所先之序於
何昉乎。吾仍攷之天地矣。天地之行四時變化，皆有敎
然不紊，而語道者實有取焉。然則所先所從將奈何。亦
莫有先於天矣。循此而道德仁義分守形名，因任原省
是非賞罰，各以其次相及，而終歸其天。若此，則不治已。

今乃驟語形名賞罰，是有其具而無其道。祇爲用於天
下，其不可以用天下也。明矣。豈知舜之告堯，亦曰天德
而出，寧舍天地之外，別無所謂大哉。雖然，以天地爲宗，
未必卽以我而宗天地也。天地固有常然，日月星辰禽
獸樹木，莫不有其性。放德而行，循道而趨，老聃之教，所
以爲宗也。夫放德循道，在去其有我之心，而求乎陳迹
之外。去其有我之心者，呼牛呼馬，皆可受也。彼繫馬而
止者，徒爲竊耳。士成綺之脩身，何有焉。求乎陳迹之外
者，形德仁義皆爲末也。彼斲輪而老者，不可喻耳。桓公

之讀書何有焉。惟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則道德之主，即天地之宗，而無為之常，豈有外焉。篇中以天地作線，而歸本於無為，言及本末要詳，上下君臣理極醇正，而且近情，但細玩其文，別有一種蒼秀繚繞之致，行雲流水之機，切近時趨，全無奇氣，恐亦叔敖衣冠也。然有此則自成一家，可不必深辯矣。

外篇天運第十四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王。孰張。是孰。綱維。

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連用三箇居無事，妙甚。蓋王張綱維，施嗟，猶屬有事，居無事則

漠然而無所為矣。然非若無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

事則不能有事也。意在言外。意者，其有以係屬之也。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為雨，雨者為雲乎。

雲釀為雨，注於川澤。川澤之氣復蒸，孰隆。施是

隆。如蘊。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雲雨陰陽和氣，風起北方，所成。故曰淫樂。

一西一東。有言起於北，則自北而南，故不必言彷徨。是敢問何故。

嗟。吸。是敢問何故。敢問何故。問其何故。而能然也。此

三句言有人以

為之邪

孰居無事。猶言

間不過也。實解

作無為。意俱

滯

隆高也。從高而

施設之也。淫樂

猶喜歡也

風起北方。則東

西上。三面俱亦

之。彷徨。搖動也

今謬言是動則

豈曰大風。蓋以

氣和感心古今不易之理也

六極上下四旁也五常五行也

虎狼至不仁而仁之性具在如

王陽明講良知良能皆蓋其室諫曰若我等

者良知良能安在卽命之解安至哀不肯公因示曰此卽良知良能也釋益悟

段文如晴雲出岫倏忽之間奇形怪狀無不備有吾不知其何以至是屈子天問雖奇尚遜此遊行披拂之致難言

難巫咸○音○起○巫咸殷之賢臣○其名也○天有言○忽生出一人○荅應奇甚○幻甚○天有

六○極○五○常○六極五常諸解俱未妥陸方壺謂卽內經所云五運六氣頗爲近理天惟有此故居無事而有

功也○問得甚員荅得甚方問得甚煩荅得甚簡備極詳畧變化之法帝王順之則治逆之

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

九洛卽洛書九疇也又從天地之理說及帝王效法爲此段餘意却是此篇正意文之相生處奇幻莫測

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爲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

曰而舉不仁者以言仁問至仁而舉無親者以言至此老

語頭慣看一段絕不近情之語令人一時忍耐不得後方

而亦此意也

此指蕩之所聞

本之遠喻至仁過孝之遠

從愛到至仁階級甚速正益明過孝之故

徐徐發出正論所以爲奇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

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

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至仁爲孝之所不能盡豈有至仁而不

孝乎故蕩之所言非過於孝之言也乃不及於孝之言也蓋至仁則過於孝矣知其過於孝則無親焉得爲不孝乎

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言背去之遠義不兩見以爲至仁

忘孝之喻○畢竟楚人好說楚語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

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

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從孝上說到

至仁一層深一層夫德遺堯舜而不爲也利澤施於萬世正見其相去之遠

卷之三

天運

三

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莫知則蕩蕩無名。豈直讚歎而言仁

孝。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

多也。勉字役字與上面忘字不知字對針。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

焉。至願名譽并焉。是以道不渝。并者兼而有之意。願猶脩其可願之願言德也。名譽

如孝悌仁義忠信貞廉之類。不渝言道中完全皆

有也。以喻至仁在我。則孝弟諸凡皆非所論也。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

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感蕩蕩。默默乃不自得。蕩蕩神

微之以天。言樂非人。不備而五音六律。與天地之氣候相為表裏也。行之以禮義。禮以

并奔也。或解作兼并之并。于上六不實。沈註初聞至樂。懼然驚悚。而再聞則想悟音。古懼心退息矣。最後聞之知至。樂與二儀合德。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無分別心。有同暗感物我俱喪。乃不自得也。禮美并然分。

則有序。義以建之。以太清。太清聲氣之元。以之為王。則清濁高下。由是而取節焉。此四

德應之以自然。此四語仍與上面一意。五德即五常。禮義亦在其中。自然太清元聲原無所作為也。

夫至樂者先應之以天理。行之以五

樂本旨。此四語仍與上面一意。五德即五常。禮義亦在其中。自然太清元聲原無所作為也。

四時迭起。萬物循

生。迭起循生。乃四時萬物之理。循環無一盛一衰。文武倫

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言其間節奏於不一之中。而能條

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

首。於森然藹然之後。忽然流動光明。其聲聽者正如蟄蟲左振之時。尚未孺動。忽驚雷建之至。不知其何以止。不

明太清穆然淵靜。沈註微疏本。作微從之。夫至樂至万物三十。五字非在本文。乃疏語也。當刪。亦夾入至樂者一段。將所以如此作樂之故。覆解一遍。堆疊聲翠。層層相間之法。焦註流光其聲。流順而光堂也。添此一句。協上韻。倫經猶經綸也。流光蟄蟲。雷霆俱指聲中之變動。流光其

其聲承上數句
來聲始作即
呢兒女語之
境發之以雷霆
即剛然變舒身
之境其卒無尾
承聲由句其如
無首承雷聲句
常如此而無窮
欲待其稍有間
隙而下手不可
得也晚霞千里
春色一林往
不相懸絕而求
其一片一葉肖
于陳迹者不能
也聲之所至道
與俱焉

知其何以始也。一死一生一償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
待女故懼也。根上無首無尾來作一串讀死生償起輾轉
等待乎此。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
所以懼也。常無窮盡而所謂一者更無停留何可達疑
能短能長能柔能剛。上段以人順天此則純乎天矣陰陽
能長本日月以運之能。和言其合日月之明言其分能短
柔能剛本陰陽以調之。變化齊一不主故常
之互動也不主故常言聲之。易也齊一
迭易互動處莫測其端也。在谷滿谷在院滿院塗卻守
神以物為量。此言樂之盈滿無所不周也卻隙同塗塞也
量因物之大小隨其所受也。滿谷滿院就
地言塗卻守神就人言以物為量就物言。其聲揮綽其名
高明。言盈滿之中其聲又悠揚越發其名又
高大光明名者節奏之可名象者也
是故鬼神守

揮聲調闡緩
高明節奏分明
從道即所以從
聲也沈註道非
心識何謀慮之
能知道非聲色
何瞻望之能見
道非形質何追
逐之能及
當其流之無止
而未及收聲之
時也
神往而徒有其
形則至于委蛇
自樂天詩大珠
小珠落玉盤至
此時無聲勝有
聲一段殊得此

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鬼神日月星辰皆天之用也根上
此能使天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流止皆任其自然
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
也儼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自知窮乎所欲見
承上不能知力屈乎所欲逐。承上逐之不能及來
吾既不及已。言女
我不能見來。夫形充空虛乃至委蛇
夫形充空虛乃至委蛇。根上立於四虛
頂所欲逐句來。之道來委蛇是
儼然自失之時身女委蛇故怠。到此際求之不能舍吾又
弛放而不收光景。之不忍故至於怠也
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上雖純乎天此則併
也自然之命天命之流行有不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
容已所謂無怠之聲者此矣。

此時無聲勝有聲一段殊得此

三

種音勝光景
曳如曳杖曳兵
之曳不曳故得
幽昏而無聲也
窮冥二句跟無
形無聲來
按焦註遂作至
解

此教語優厚
聖人非好作問
文正為下惑字
張本

天地六極處二

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

自然之命若有若無故其聲
若混然相逐叢然並生林然

共樂而無有形象其布散發作雖若罄盡而
不聞曳其幽深昏默則又寂然而無聲也

動於無方居

於窮冥

若有故動於無方若無
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

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

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

於無方窮冥之後莫可測度而
世之稱之為死為生為實為榮

總無定論但見其行流散徙不主常聲而已焉得無疑乎
疑之則不得不考於聖人蓋以聖人達於樂之情而順於

自然之命也疑
字生下惑字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

而心說

惟順自然之命故不將機籟張設而五聲之所司
皆備具此所謂天樂無待於言而心自悟悅者也

故有焱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

起故曰無接

終言以樂化物
之功

天地苞裹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

無聲無形
故無接無

接則若有若無難
於擬議矣故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吾又次之以怠

怠故道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也道我其迹也愚是忘其知
識以與天合所以與道合也

孔子西游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為奚如師金

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

陳也

芻狗結芻為
狗巫祝用之

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

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

蘇取
草也將

復取而盛以篋衍

衍篋

巾以文繡遊居寢臥其下彼不得

上註

苟非得夢必有夢必且數昧焉

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第

子遊居寢卧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

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

昧邪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

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

魯非舟車與今斬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

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

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

之所引非引入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

取一作發生

再喻其失時

無方之傳妙用

傳妙用

或曰賜冠下

友然其意善也

均

妙喻惡議

富人重往徒故

或曰淮南論世

人為象者曰不

以內象外而以

外象內是故

不得於中真

於外而以自飾

也從外入者無

生於中不止徒

甲出者無忘於

之禮義法度不務於同而務於治也

故譬三皇五帝之

禮義法度其猶相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

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

周公之服彼必齧齧挽裂盡去而後慊

觀古今之異猶援

狙之異乎周公也

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羨之歸亦捧心而噴其里其里之

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擊妻子而去之走彼

知美贖而不知贖之所以美

乎而夫子其窮哉

此段為行道者而言

莊子內

卷之三 天運

三

問者不入於其
而不著於心致
大焉之而無有
樂也。出於口
則越而散矣。
又曰。學有由者
已見出之不能
盡受於外人之
言者。聖人不出
而示之也。雖外
以言教之。戒中
無受之之主。則
聖人不能教之
於其入也。不隱
呂吉甫云。不能
推而納之。謂
也。又按隱。括
也。見禮記。禮傳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
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
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
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
也。度數。制度
名數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
十有二年而未得。而陰陽道之所分。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
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
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
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言。道之不可傳。貴乎自
得。○答未得道語起下。然而不可
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心無受道之質。則
雖聞道而過去也。外無正而

亂云。隱。謂隱者
也。說隱。疑強
字。以形近訛謂
強。隱也。
又曰。聖人不出
傳道於人。因彼
中有所受之主
而出之。然非外
有能受之正則
不出而示之外
且有能受之正
而中無其主則
不推而納之
不出不自用而
求正於人也不
隱不著。而而有
主乎中也。
人人可據

不行。在外無就正之功。雖
聞道而不知行也。由中出者。聖人之道。非外有能受
者。則不出而示之也。此言教者。由外人者。無下於中。聖
人不隱。由外人者。假學而成性者也。內無所名。公器也。不
可多取。仁義先王之遠廬也。由中出者。宿而不可以久。隱
觀而多責。名乃天下公共之物。多取於已。則忌之者眾。仁
義其間。則凡觀乎此者。皆吹求指摘於我。古之至人。假道
於仁。託宿於義。知遠廬之不可久處也。以遊逍遙之虛。食於苟簡之
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為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
古者謂是采真之遊。仁義則多造作。多漆設。多假借。至人
惟不久處。故遊於逍遙之虛。以逍遙

人見我此美無待造作行所無事也食於苟簡之具以苟簡無待添設
 名則多相責也其求易賤也。立於不貸之圃以不貸無待假借。不與物交
 采取至道也。采色采真謂現於外者皆本於以富為是者不能讓
 此種境界若受內者也則求道者應求之於此而已。以富為是者不能讓
 教陰陽則非其所矣。前車不監覆轍尋逐
 以富顯引起重親權上說操之慄舍之悲鷄助之怨恩
 人入有之。此反言不知采真之遊而求用世之苦。怨恩
 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惟循天變無所淫者為能
 用之。故曰正者正也。至人有采真之遊則親權皆屬外假
 矣。然惟不以權之操舍為心之變焉
 方能用權也。八者正人之器所以為權也。其心以為不然者
 也。正者正也。言正之所以為正者此也。若其心以為不然未免有見於外無正於中
 開而不得聞道則大門不開而求道愈遠矣。大門鮮見雜篇

矣。天門道之

此段為求道者而言

淮南子

神不能惟書

昔夕同

風而動也

傑然自負是建

擊也

擊也

擊也

擊也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
 易位矣。政呾嗜膚，則通昔不寐矣。喻語不夫仁義憤然，乃
 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
 動。總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獨西
 段內數語填夫鶴不日浴而白，鳥不日黔而黑。喻語黑白
 之朴不足以為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為廣。泉涸魚相與處
 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痛入宗師篇
 何若如此

如此

天運

七

合也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四字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言予又何規何說四字老聃哉崑崙子貢曰然則人固有所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子貢亦須自呈門面老聃方答見怪道今人初也真可大發一笑老聃方將偃堂而應徵曰子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成我乎是言或為謬誤子或為偽子貢無謂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也而先生獨以為非聖人如何哉

既曰偃堂文曰我何斯偃而後矣

沈註時無不孝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之人哀至則哭不哭不為不孝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不非不哭亦不為失說若後世有不哭之說故不至哀而強哭天以物人非為親耳故黃帝之時不哭不非皆淳之民也堯時民心尚親既尚親則不可踈疎者無輪而陸殺之服起焉分別既與而不非者以親為俗故也述而成者

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之人哀至則哭不哭不為不孝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不非不哭亦不為失說若後世有不哭之說故不至哀而強哭天以物人非為親耳故黃帝之時不哭不非皆淳之民也堯時民心尚親既尚親則不可踈疎者無輪而陸殺之服起焉分別既與而不非者以親為俗故也述而成者

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之人哀至則哭不哭不為不孝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不非不哭亦不為失說若後世有不哭之說故不至哀而強哭天以物人非為親耳故黃帝之時不哭不非皆淳之民也堯時民心尚親既尚親則不可踈疎者無輪而陸殺之服起焉分別既與而不非者以親為俗故也述而成者

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之人哀至則哭不哭不為不孝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不非不哭亦不為失說若後世有不哭之說故不至哀而強哭天以物人非為親耳故黃帝之時不哭不非皆淳之民也堯時民心尚親既尚親則不可踈疎者無輪而陸殺之服起焉分別既與而不非者以親為俗故也述而成者

亦速而死則人始有天者
陸註人有心誰札挾交詐之
何只得以此竄人耳
耳。寬若之態如見。
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

順殺盜非殺人自為種而天下耳
其有順以用兵為順與殺盜者無

罪故曰殺盜非殺人各私其私互相警
備天下皆然故曰自為種而天下耳。
是以天下大駭儒

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
言機警之心起於家室施於男

女身婚少娶不循入道之常也
可言哉歎其言之無益也

此段至末皆屬廣筆竄入蓋乘前後皆有老聃對孔子
語下面又有風化等說也。
余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

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駭三川之精中墮四

時之施其知惜於屢蠶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

情者
又竊法羨篇數語
而猶自以為聖人
自以為聖人。

鮮小也。陸云無考蓋亦多指而害物者。

不可耻乎其無耻也子貢蹙蹙然立不安
此段細閱無甚意味且自多背

馳詞多膚淺中間將三皇五帝併貶斥試問之二皇以

上尚有何代聖君可以錄取者此等大言徒來有識者東

里子伯之困也魚目混珠何待指摘而後見邪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

熟知其故矣以妣者七十二君
好十
論先王之道而明周

召之迹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

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

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

迹豈履哉
辨析甚細立議爽快
夫白鷗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相

或曰通雅鷗鷗鷗一字之轉

焦弱侯巨鉤取也

司馬云相傳風氣而化生
或曰按通雅喜鵲乾鵲陸佃曰傳被受卵不墮地故曰乾鵲鳥鵲孺傳枝而爭生也因傳枝而名鵲鵲
痛依戀也
鳥鵲孺是性須交合也魚傳沫是不須交合也細腰者化本異而其性易合也有弟而兄啼本同而其性易離也性已不同則

以神相感也。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蟲鳴以氣相感

類自為雌雄故風化。類獸各自為牝牡出山海經此皆感之以無迹也性不可

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

失焉者無自而可。若是者凡以性殊而不可易命定而不可變時行而不可止故道亦貴於通而不可壅滯也是所貴於得道者矣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

得道則為感通之本何所不可哉

丘得之矣烏鵲鵲魚傳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

丘不與化為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四句胎卵濕化俱在其中烏鵲鵲鵲

乎而生也魚不交但仰其所吐之沫細要蜂也視子相類

有弟而兄啼毋孕翁而兄病也此皆自然而能自然者則與化為人矣。○議論奇確莊叟之善體。老子曰可丘得物情乃爾龍門所謂其學無所不闕者也

我須隨物性而化之我苟不能隨物而化物安能隨我而化哉此種妙美天然所列向來註家夢中說夢糊塗了事良可歎也

之矣。此段為以道化人者而言

道者自然之用也行之於有名有迹之外而求之於無

名無迹之先斯得之矣顧道之原出自天地而備於帝

王者也乃天地之化人莫不知其然而究莫測其所以

然則六極五常固有神其用於無窮者帝王之治成德

備蓋以此也是故道之不渝至人所以無親也道之可

載天樂之所以無聲也則名與迹無足為道也審矣然

行道者每欲寢卧於已陳之芻狗求道者每欲久處於

先王之遺廬豈知有無方之傳可以應物而不窮采真

之遊可以循變而無湮也邪。惟能與化為人者，因以化入，則純乎自然之用，道之得也，無難矣。篇中言心乎道者，貴有神而明之，用非按圖索驥者可幾。一意盤旋，卷舒甚幻，此在外篇為有數之文，但其中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一段，竟為質手參入，遂使狗尾續貂，瑕瑜並見，識者憾焉。吾特拈而出之，所以駭莊而全莊也。

莊子因卷之三終

